

石景山区文物小志

(第三辑)

■ 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 ■

序 言

石景山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处，石景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一处，暂保点二十余处。法海寺明代佛教壁画、八大处佛牙舍利、田义墓太监墓园石刻等古文化遗产均是享誉海内外的珍贵文物。石景山区地下出土文物亦琳琅满目，诸如汉代石阙、西晋华芳墓和辽代韩佚墓的重大发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考古界、文物界及历史、地理、美术等学科，都产生过极大影响。一九九七年春夏之交，八角地带清理出的魏晋早期墓享堂壁画，再次受到北京文博界专家学者的关注。

钩沉史海，追溯石景山地区古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一直是生活工作在这片热土上的一批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中间不乏爬山涉水披荆斩棘、一次次走进深山老林寻踪测迹者，不乏挑灯夜战爬梳古籍、一遍遍筚路蓝缕于史志书籍中蛛丝马迹者。几度春秋，几度执着，凝结了作者心血和汗水的《石景山区文物小志》第三辑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三辑秉承一、二辑的特点和风格，内容涉及区史沿革、古迹探寻、名胜概览、文物考证、石刻勘察、地名追昔、人物踪迹、古化石寻觅等方方面面。

以《石景山区文物小志》丛书的形式汇集作者的文物科研成果，在北京各区县中尚属首例。作为一种尝试，我们试图通过小册子的形式、锻炼提高队伍、丰富详实资料，为将来正式出版《石景山区文物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石

序 言

石景山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处，石景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一处，暂保点二十余处。法海寺明代佛教壁画、八大处佛牙舍利、田义墓太监墓园石刻等古文化遗产均是享誉海内外的珍贵文物。石景山区地下出土文物亦琳琅满目，诸如汉代石阙、西晋华芳墓和辽代韩佚墓的重大发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考古界、文物界及历史、地理、美术等学科，都产生过极大影响。一九九七年春夏之交，八角地带清理出的魏晋早期墓享堂壁画，再次受到北京文博界专家学者的关注。

钩沉史海，追溯石景山地区古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一直是生活工作在这片热土上的一批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中间不乏爬山涉水披荆斩棘、一次次走进深山老林寻踪测迹者，不乏挑灯夜战爬梳古籍、一遍遍筚路蓝缕于史志书籍中蛛丝马迹者。几度春秋，几度执着，凝结了作者心血和汗水的《石景山区文物小志》第三辑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三辑秉承一、二辑的特点和风格，内容涉及区史沿革、古迹探寻、名胜概览、文物考证、石刻勘察、地名追昔、人物踪迹、古化石寻觅等方方面面。

以《石景山区文物小志》丛书的形式汇集作者的文物科研成果，在北京各区县中尚属首例。作为一种尝试，我们试图通过小册子的形式、锻炼提高队伍、丰富详实资料，为将来正式出版《石景山区文物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石

景山区文物志》的系统工程之一，《石景山区文物小志》第三辑，可视为《石景山区文物小志》一、二辑的姊妹篇。十年磨砺，十年卧薪尝胆，我们相信，石景山区文化文物事业灿烂的明天不会遥远。

杨博贤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废寺	舒乙 (1)
又见一座北京古桥	舒乙 (5)
洋日晷	舒乙 (7)
石景山区历史沿革	翟连学 (9)
田义墓石刻	段忠谦 吕品生 (25)
法海寺三题	曹彦生 (38)
贤良寺塔院	李新乐 (51)
宣城伯家世与居地	陈广斌 (57)
石府原是歧王府	李新乐 (62)
石景山区侏罗纪火山玄武岩地质史话	濮德湘 (66)
石景山名胜七则	李成志 (70)
京西木化石群发现记	翟连学 (83)
京城两座植树碑	宋经纶 (93)
西山八大处的娑罗树	关续文 (95)

目 录

废寺	舒乙 (1)
又见一座北京古桥	舒乙 (5)
洋日晷	舒乙 (7)
石景山区历史沿革	翟连学 (9)
田义墓石刻	段忠谦 吕品生 (25)
法海寺三题	曹彦生 (38)
贤良寺塔院	李新乐 (51)
宣城伯家世与居地	陈广斌 (57)
石府原是歧王府	李新乐 (62)
石景山区侏罗纪火山玄武岩地质史话	濮德湘 (66)
石景山名胜七则	李成志 (70)
京西木化石群发现记	翟连学 (83)
京城两座植树碑	宋经纶 (93)
西山八大处的娑罗树	关续文 (95)

废 寺

早就听说京西有一座荒废的庙，离法海寺不远，在香山鬼见愁的西南面，建在一座叫天泰山的小山上。庙叫慈善寺，因冯玉祥将军三次光顾而颇有些名气，它的周围留有不少冯先生的摩崖石剑，是石景山区的风景名胜点。听去过的人告诉我：“没意思，一座破庙，毫无看头，还是不要去吧”。我也就断了去看的念头。今秋，友人盛情相约，说那里环境甚雅，还有红叶可看，而且绝对没人，难得清静一回，我也就动心了。

坐汽车出磨石口，过五里坨，再折向东北，渐渐盘旋而上。半路上岔出一条简易公路，据说是专为通向慈善寺而修筑的。它静静地躲在山窝里，不到跟前还无从发现。远处的大山是介于海淀和石景山的克勤峪，光秃秃的有草无树；而近处，周围却是一片树木，用绿色的叶、黄色的叶和红色的叶把灰瓦白墙衬托出来，还未下车，便已经为它的美丽叫绝了。

峭壁之上有一拱门，上面又顶着一间小庙，孤孤零零地算是山门。再走二百多米，路旁的草丛中坐着一尊青石雕成的大肚弥勒佛，笑容可掬，张着大嘴，右手拿着念珠，袒胸露肚，完全是席地而坐，倒也别致。这种设计还是第一回看见，全是依地势而建，随心所欲，不求对称，不要围墙，天然成趣，另有一番风情。

仰头望去，在两丈远的高处，有一块巨石突出在紫荆、酸枣、黄栌之上，四个赤红大字刻在其上，“勤俭为宝”，是冯玉祥将军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书写后让人刻上去的，每个字

废 寺

早就听说京西有一座荒废的庙，离法海寺不远，在香山鬼见愁的西南面，建在一座叫天泰山的小山上。庙叫慈善寺，因冯玉祥将军三次光顾而颇有些名气，它的周围留有不少冯先生的摩崖石剑，是石景山区的风景名胜点。听去过的人告诉我：“没意思，一座破庙，毫无看头，还是不要去吧”。我也就断了去看的念头。今秋，友人盛情相约，说那里环境甚雅，还有红叶可看，而且绝对没人，难得清静一回，我也就动心了。

坐汽车出磨石口，过五里坨，再折向东北，渐渐盘旋而上。半路上岔出一条简易公路，据说是专为通向慈善寺而修筑的。它静静地躲在山窝里，不到跟前还无从发现。远处的大山是介于海淀和石景山的克勤峪，光秃秃的有草无树；而近处，周围却是一片树木，用绿色的叶、黄色的叶和红色的叶把灰瓦白墙衬托出来，还未下车，便已经为它的美丽叫绝了。

峭壁之上有一拱门，上面又顶着一间小庙，孤孤零零地算是山门。再走二百多米，路旁的草丛中坐着一尊青石雕成的大肚弥勒佛，笑容可掬，张着大嘴，右手拿着念珠，袒胸露肚，完全是席地而坐，倒也别致。这种设计还是第一回看见，全是依地势而建，随心所欲，不求对称，不要围墙，天然成趣，另有一番风情。

仰头望去，在两丈远的高处，有一块巨石突出在紫荆、酸枣、黄栌之上，四个赤红大字刻在其上，“勤俭为宝”，是冯玉祥将军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书写后让人刻上去的，每个字

足有一尺见方。再往上，是他的另外三个大字——“真吃苦”。十分乐观的弥勒佛，坐在草丛中，以天为顶，以树为墙，以这样入世的警句为后背，多么惊人的搭配，还未入得正院，便已经感到不虚此行了。

整个一个大寺院有百十多间房，有大殿、有藏经楼、有跨院，房子基本完好，就是屋内空空如野，什么东西也没有。作为一座寺庙，它早就荒废了，一派萧索凄凉景象。院内地上乱堆了一些断残的石碑，上面的碑记把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只有对年轻的夫妇住在庙内，是看守，他们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胖娃娃。一条狗，一群鸡和他们相伴。大门是紧闭的，一般不让参观，常年没有人来，只有林中的山喜雀飞来作客。一股清泉自山腰流出，水量很足，尝了尝，清凉可口，足可以办个矿泉水公司。房脊上装有避雷针，各屋都有电线，只是为了安全没有接通电源。

在院里走了一遭，越看越惋惜，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花很多钱去造些假古董，还不如把这些荒废的寺庙修复起来，当旅游地也好，当疗养院也好，当别墅也好，当度假村也好，一定比人造古董多着不少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任何一座有一定规模的寺庙都有它的地理环境特色，这是不必再花力气去选择的，早有前辈僧人做了大量开拓工作，那里必定有山有水有地有树有路，而且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有它不同凡响的特别之处，处处是现成的，自然的，像天赐的一样。

任何一座有一定历史的寺庙必定有它的文化遗产，有一堆故事，有一套民间传说，有成批的文化遗迹，组成一个特定的仅仅属于它的文化气氛。

这便是历史的价值。

这两条都是任何一个假古董所根本不具备的，不管花多大的投资都无法买来，也无法用超等豪华去取代。

我在慈善寺正殿前的砖地上发现一个日晷的石刻残件，上面居然刻着“1790”的字样，时刻的划分完全是欧式的，是小时制，而不是古制计时所用的子丑寅卯，数字则用的是大写的罗马字。这件洋日晷躺在这里使我大吃一惊，说明慈善寺很不简单，二百年前，在乾隆后期，西方的文明已在它的围墙里扎下了根，足见当时在这里主事的佛教领袖们有着很高的知识水平和宽广的胸怀。

这不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例子吗？它只是这座寺庙的一大串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却很有趣，而且是随手捡来的。

慈善寺对面的南山坡上立着一座古塔，黑黑的颜色，是慈善寺的一位著名疯僧的衣冠冢。这位疯僧圆寂后，他的肉胎坐像供放在寺的后殿里，据说长得很像顺治皇帝，于是，民间便有了“顺治皇帝出家天泰山”的传说。这样的传奇故事自然为慈善寺增添了不少诱人的神秘色彩。相传，慈善寺在历史上香火很旺。那座魔王和尚的肉身坐像，他的塔家，以及种种演义出来的故事，大概都是香火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今，坐像已荡然无存，塔却依然挺立，仍然可以为民间故事提供“话头儿”，足以证明，这里满地是文化！

冯玉祥将军在寺后面山坡上还刻了“耕读”、“淡泊”、“灵境”及“谦卦”这些字不光能把这位传奇将军的个人品格点划出来，而且还能引出“二次革命”的历史回忆来，包括在现代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驱逐溥仪出宫”这样的不平凡的事件。冯先生隐居天

泰山后，各界代表频繁上山来慰问他，其中不乏知名的历史人物，像汪精卫、孔祥熙、徐谦、吴稚晖、张学良等等。有的有照片为证，这些照片，不消说，也是慈善寺历史文化遗迹的重要组成部份。令人瞩目。

瞧，这样一个破庙，几乎到处藏着宝，历史的宝，文化的宝，精神文明的宝。

如果有了钱，还是先把假古董工程放一放，不如把慈善寺这样的文化遗产修复起来，让它重放光芒，吸引八方客，定有事半功倍之效。

不信，先拿慈善寺来试试。善哉善哉！

废寺并不废。（舒乙）

又见一座北京古桥

北京的古桥数量多，而且名气大，个个都有大段的故事，其中，国宝级、市宝级的就有七座。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便是一座桥。

最近，我在西山里又看见一座，它既古老又可爱，不妨记述一下，以期引起重视，将它认真保护起来。

这座古桥建在大山涧里，是个大型独拱石桥。在北京，独拱桥里最漂亮的要数颐和园里西堤六桥之一的玉带桥，它拨水而起，突起一个大罗锅，非常高，非常陡，造型飘逸，相当惊人；山涧里的这一座，也属于独拱，但恰恰相反，拱券虽很大，桥洞却向下伸展，极深，罗锅反而起伏不大，只因它是架在两山之间，好像匹夫当关，一位巨人分腿而立，挺站在山涧当中，气度非凡。

桥是石质的，由下到上，全是大块的整齐的青石，工艺精湛，至今岿然独存。

此桥以其巨大和雄伟而夺势。它不是“小桥流水”，它是一座大桥。拱券的半径约有三米多，半圆之下，再伸下去四、五米，总高约有八米，相当三层楼，非常壮观。

这么一座大桥飞架在荒郊野外，下面是很深的山涧，泉的激流在奇石怪岩间一泻而下，不论是近看，还是远观，全都精彩，令人赞叹不已，绝对是人间美景。

陪我观看的李成志老师和丁传陶老师说，此桥已有八百年的历史。他们俩是石景山区的文物迷。

那当是金代中期了，石桥差不多和卢沟桥同庚。

起因是桥附近有一座八百多年的古刹，叫双泉寺，它是

又见一座北京古桥

北京的古桥数量多，而且名气大，个个都有大段的故事，其中，国宝级、市宝级的就有七座。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便是一座桥。

最近，我在西山里又看见一座，它既古老又可爱，不妨记述一下，以期引起重视，将它认真保护起来。

这座古桥建在大山涧里，是个大型独拱石桥。在北京，独拱桥里最漂亮的要数颐和园里西堤六桥之一的玉带桥，它拨水而起，突起一个大罗锅，非常高，非常陡，造型飘逸，相当惊人；山涧里的这一座，也属于独拱，但恰恰相反，拱券虽很大，桥洞却向下伸展，极深，罗锅反而起伏不大，只因它是架在两山之间，好像匹夫当关，一位巨人分腿而立，挺站在山涧当中，气度非凡。

桥是石质的，由下到上，全是大块的整齐的青石，工艺精湛，至今岿然独存。

此桥以其巨大和雄伟而夺势。它不是“小桥流水”，它是一座大桥。拱券的半径约有三米多，半圆之下，再伸下去四、五米，总高约有八米，相当三层楼，非常壮观。

这么一座大桥飞架在荒郊野外，下面是很深的山涧，泉的激流在奇石怪岩间一泻而下，不论是近看，还是远观，全都精彩，令人赞叹不已，绝对是人间美景。

陪我观看的李成志老师和丁传陶老师说，此桥已有八百年的历史。他们俩是石景山区的文物迷。

那当是金代中期了，石桥差不多和卢沟桥同庚。

起因是桥附近有一座八百多年的古刹，叫双泉寺，它是

金章宗避暑的场所，寺因有两股山泉而得名。寺碑上有关于这座桥的记载，称它为“万善桥”。

《日下旧闻考》一百零四卷里对此桥也有记载，明代弘治七年文人钱福曾撰有此桥的碑记，立碑距今恰好五百年了，这起码是桥的最低上限，可见的桥的古远了。

桥在八大处的西麓，由八大处翻过山，跨过深壑，便能到双泉寺和双泉西面的天台山慈善寺，这是一条古代进香道，万善桥是必经之路的过涧桥。如今在正对桥面的西山坡上还有一座小石佛，略半人高，右边有石刻题记“双泉寺僧人圆喜，发心造接引佛一尊，万历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距今四百多年，也是石桥历史的有力佐证。

桥上方沟床中有几块体积极大的墨绿山石，形状、结构和花纹都相当奇特，不知由什么地方滚滚至此，恰成桥的衬景。桥下深壑当中的小潭，山泉使它长年有水，水中有鱼，又是一景。桥附近多樱桃树、杏树、香椿树和皂角树，可惜山民们不懂经营，果实和嫩叶差不多都白白荒在树上，足见这里和外界接触不多，尚不够开化。

如今这里人家稀少，年轻人多已转移山下或进城，只有遍地的石磨和石碾子，说明这里或许曾经发达过。两米直径的大碾盘，相当完好，早已弃而不用，摆在那里，很像古朴的民俗博物馆的陈设，看着怪可惜的，无言地述说着人间沧桑变化。

如今由城里去万善桥，已不必翻山越岭，只要到石景山区，出磨石口，到三家店，沿一条叫黑陈路的山道，驾车上山便可一直开到桥前。那里有山泉、古桥、樱桃和石碾，都很诱人，静静等着今日的欣赏者。（舒乙）

洋日晷

不久前，我偶然看见一块石质日晷的表盘，居然是个洋的，在一座破庙里。大概，它已经在那默默地躺了很久很久，无人理睬。

说它是个洋的，是指它和故宫里三大殿前面摆着的清代日晷一点也不一样。首先，上面刻着的年代是公元制，四个大阿拉伯字码——“1790”，距今已 200 年出头了，这是非常罕见的。公历是罗马教皇 1582 年颁行的，在中国采用则是 20 世纪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而这儿，居然“1790”！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佛庙里！

当时，正值乾隆皇帝当政，如果要刻年代，按惯例大概是刻“乾隆丁未年”，而不会是“1790”。

其次，日晷表盘刻的计时刻度是小时制而不是 12 支，这也令人吃惊。中国人知道“小时”是在 17 世纪初利玛窦等洋教士进贡自鸣钟给明朝万历皇帝前后，而朝廷上下直至普通百姓却始终说“子时、丑时”，不说“小时”，直到机械洋表座钟走进中国市场。

还有，日晷表盘上刻的小时数码是大写的罗马数字“X、XI、XII”之类。

整个儿是个洋的，总之。

这就怪了，怎么这样一个洋玩艺儿居然会躺在一座僻静的中国佛教寺庙里？

计时和计量是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第一磴台阶，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怪不得清朝皇帝要在自己宝座大殿前左边放个日晷右边放个嘉量。很难说日晷的发明权属于谁，

洋日晷

不久前，我偶然看见一块石质日晷的表盘，居然是个洋的，在一座破庙里。大概，它已经在那默默地躺了很久很久，无人理睬。

说它是个洋的，是指它和故宫里三大殿前面摆着的清代日晷一点也不一样。首先，上面刻着的年代是公元制，四个大阿拉伯字码——“1790”，距今已 200 年出头了，这是非常罕见的。公历是罗马教皇 1582 年颁行的，在中国采用则是 20 世纪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而这儿，居然“1790”！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佛庙里！

当时，正值乾隆皇帝当政，如果要刻年代，按惯例大概是刻“乾隆丁未年”，而不会是“1790”。

其次，日晷表盘刻的计时刻度是小时制而不是 12 支，这也令人吃惊。中国人知道“小时”是在 17 世纪初利玛窦等洋教士进贡自鸣钟给明朝万历皇帝前后，而朝廷上下直至普通百姓却始终说“子时、丑时”，不说“小时”，直到机械洋表座钟走进中国市场。

还有，日晷表盘上刻的小时数码是大写的罗马数字“X、XI、XII”之类。

整个儿是个洋的，总之。

这就怪了，怎么这样一个洋玩艺儿居然会躺在一座僻静的中国佛教寺庙里？

计时和计量是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第一磴台阶，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怪不得清朝皇帝要在自己宝座大殿前左边放个日晷右边放个嘉量。很难说日晷的发明权属于谁，

3000年前古埃及就有日晷，我国西汉时也用日晷，只是各用各的，原理相同，制式不同：历法不同，计时制不同，数字不同，文字不同。真正在天文知识上的第一次交流要追溯到明末来华的欧洲耶稣教士们，他们带来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西方的天文知识。这块洋日晷便是一个证明。它，或者是，洋教士们在中国监制的，或者是，中国学者们学习了刚刚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之后自己再创作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乾隆时期主持这座佛庙的中国僧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一定很有学问，而且心胸开阔，是个勇敢的人，虽身居僻壤，又在一个教门中服务，却能放眼世界，相信科学，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肯于把这么个洋玩艺搬在自己的大雄宝殿之前，堂而皇之地立在那儿，谈何容易！，在锁国政策下，中西历法经常闹矛盾，搞不好因为推广西历还要坐牢。

我在这块日晷残件面前站了很久。它已经没有底座，没有表针，孤孤单单地躺在地面上。心想，它可是历史进步的一个见证啊，我对那有远见的和尚肃然起敬了。

这座破庙叫慈善寺，完全荒废了，在天泰山上。已被确定为石景山区的文物保护单位，有待清理修复。

人类需要交流，需要开放，而且早就在这么做着，只是幅度时大时小，全看主观的认识程度，这块石头钟表便是一个小小的见证。

石头，不会说话；如果会说话，它一定先说这个。这便是洋日晷的启示。石头的笨钟说：我们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舒乙）